



TIANSHUDAICUN TUI HUOZANG

天书代存 · 火葬 · 蜕

除了历史是梦作成的，
谁能想到灭亡是这么潦草快当的事呢？

老舍
著



LAOSHE
XIAOSHUO
QUANJI



老舍
著



天书代存·
蜕·
火葬

江
出
版
社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书代存·蜕·火葬/老舍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6

(老舍小说全集)

ISBN 978—7—5354—5694—6

I.天… II.老… III.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5447号

责任编辑:毛娟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9.5 插页:2页

版次:2012年6月第3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254千字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卷说明

本卷收入《天书代存》、《蜕》、《火葬》三部长篇小说。

《天书代存》是与赵少侯在 1936 年于青岛合写的《牛天赐传》续篇，未完成。发表于 1937 年 1 月 18 日至 3 月 29 日《北平晨报》。

《蜕》是在 1938 年于武汉所写，未完成。发表于 1938 年 2 月至 1939 年 3 月《抗到底》第 4 期至第 13、14 期合刊、第 16 期至第 19 期、第 21、22 期合刊至第 23 期。

《火葬》是在 1943 年于重庆写成。发表于 1944 年 1 月至 6 月《文艺先锋》第 4 卷第 1 期至第 6 期。晨光出版公司 1944 年 5 月渝初版。

以上作品，收入本卷时都根据初版本与发表时的刊物校勘，并增加一些必要的简注。





目 录

001 天书代存

029 蛻

149 火葬

天
书
代
存



Tianshudaicun

老舍序



得一字一字的说明这四个字：天—书—代—存。“天”代表牛天赐。“书”是书信的书。“代”当代替讲，即狗拿老鼠多管闲事之意。“存”就是胡适文存的存。这么一解释，再把它们加在一起，就颇像个书名，而且是个很不坏的书名。“天书代存”，念起来声音很响：“天书”又满有“推背图”“烧饼歌”等字样所带着的神秘，而“代存”也和“亲善”一样有点鬼鬼祟祟，正自迎时当令。起个书名，有时候比写一大本书还难，特别是在这事事需要漂亮广告的时代。“天书代存”无疑的是个好书名，那么，它的内容如何，几乎可以不必过问了。这是个值得高兴的事。

不过，到底得说说它的内容，一来表示著者——或编订者——有相当的诚实，二来为是好往下写这篇序。

《牛天赐传》在论语上登完，陶亢德先生邀我继续往下写，作为《宇宙风》的特约长篇。我很愿意写，并非因为《牛天赐传》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地方，也非我对于传记文字特别有拿手，而是为每月进一些稿费。可是，我找不出工夫来写。人虽为稿费而生，但时间捆着我的手，我没法用根草绳把太阳拴住，如放风筝然。

有一天，我就跟赵少侯兄这么一发牢骚。敢情他有主意。他原来也是个崇拜牛天赐的，知道的事儿——关于牛天赐的——并不比我少。马上我们有了主意，合作好了。二人各就所知，把事实都搬出来，然后贯穿在一处，岂不只等提起笔来刷刷的一写。可是继而一想，谁去刷刷的一写呢？我忙，他没工夫，怎办？一人写一段又不大像话，因为无论我们把事实排列得怎样详密，文字到底是自己的；“风格即人”，我们不能因为要稿费而甘心变成矿物或植物，把

“人”字撇开不管。我们不能。这几乎使我们要说：说点别的吧！

少侯兄又有了主意：“你手里存着有牛天赐的信没有？”

“有些封，干吗？”我以为他要买我的呢。

“你看，我也有好些封，”他说，“而且存着些与他有关系的人的信。”

“还没听说开个铺子，专卖信件的！”我很不客气。

“你听着！”大概他是想好了主意。“把你我所存着的信都放在一处，然后按着年月的先后与信里的事实排列一番，就这么原封儿发表，既省得咱们动笔，又是一部很好的材料。假若将来有别人给他写传，还没法不利用这些封信。咱俩合编，报酬平分，怎样？”

我愿意，我一向以为既能省事又能得钱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可是，“你存的比我多，当然搜集时所费的事也比我多，报酬似乎不应当平分，”这只是为显着我公道大方，完全没有诚意。

“可是牛天赐的第一部传记是你写的，你至少可以说你使这些封信增高了价值，虽然它们原来就有价值。还是平分。”

我不便再说什么，怕作过了火。可是我又想起来个问题：“咱们替他发表，他，牛天赐，要是不答应呢？”

“管他呢！”少侯兄很有把握似的，“咱俩揍他一个，还有什么可怕的，假若他一定找揍的话。”

“武力就是正义，”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不幸，牛天赐而找《宇宙风》的编辑先生去捣蛋，我想我们俩是能长期抵抗的，因为我们现在是精诚团结，拥护稿费的。

最后，编订那些信也需要些时间。可是我们相信在暑假前无论如何能竣事；现在顶好先预支些发表费——不过，这是我俩与编辑先生之间的私事了。



少 侯 序

《天书代存》是老舍兄和我在青岛时合作的小玩艺儿。孩子没下地，就有人预备抱去抚养，并且已订好了条件。可是等孩子下了地，老舍兄越看他越不顺眼，便拿定主意不让他成人。那时虽然《宇宙风》已准备好了小床和保姆一再的催索，但是老舍兄老嫌他长的不是样，不愿他到上海去现眼。前两个月老舍来平，把这个孩子装在皮包里带到北平来了。他说：“这个孩子天生与我没缘，处死他吧，我下不去手。过继给你吧，你愿意抚养他成人也罢，你愿意他老这么干干儿着，也由你。”

我接过来仔细看了看，孩子虽不怎么好看，却也不算太丑八怪。老舍是看惯了俊模样的小孩儿了，并且这几年来，他总是接二连三的养着克家之子，也难怪他怕此子将来为彼盛名之累。

我决定让这孩子活下去。这年头儿，越是丑八怪，在社会上越吃香。为什么单不让这孩子享天年呢？不过此于将来成圣成贼当然由我负责，如有在外招摇撞骗遗累家声情事，概由鄙人负责，决与老舍无关。也应在此附带声明。



牛天赐致王宝斋函

王老师：

这封信恐怕要很长很乱，应该报告给您的正事与愿对您说说的闲事都很多，我简直不知道先由那里说起好。当我一拿起笔来，我的心中就浮起许多可爱的图画，似乎都值得用心的描写下来。可是及至我想把它们排列好，谁先谁后一丝不乱，我又写不出来了。这些景象像美丽的小鸟，当我想过去捉住一两只的时候，它们就都飞去；飞入一片晴空里，使我痴立茫然！

好吧，我就想到什么写什么吧，趁热打铁，不必管秩序了。

公寓的生活我觉得很不错，谁也不管着谁，而大家又似乎不能不承认是一家人；随着偶然的事件，大家的关系时时变动：这件事使我与他接近一些，那件事又使我与另一位特别的冷淡。这很有趣，因为在动一点感情之后，我常要想出个理由来，不管想得出与否，这使我心中不至静如死水。

经您的托付，老板与老板娘都对我很客气。老板娘的言语是多而漂亮，这么漂亮，使我有怕她。我常常躺在床上，低声练习她的语法与音调，或者有那么一天我也会使句话里带有音乐。“您”字就是新学到的一个字，不过还不像在老板娘口中那么好听。

同伴儿们中，我已与个姓马的交得很熟了。他是个很活泼直爽的人，一天到晚老张着大嘴笑。什么事他都觉得好笑，有时使得他是缺乏一些判断力的；不过他确是个可爱的人，因为他好笑，所以他的脸就显着分外的开展。对于这个人，以后再说，现在我对于他的观察还不大充足。

您走后，我就拿着您给买的那张文凭到健美大学去报名。北平

的大学是很多的，我所以单选定这一家者，多半是受了那个姓马的影响，他就在健美大学读书。他既是那么快活爱笑，我想他所在的学校也必是足以使人快乐的，所以我就去报名。

报名处的职员对我很客气：这恐怕就是北平所以可爱的一点，到处人们是和蔼客气的。当我还没掏出文凭来，他就笑着问我，似乎为是显着和气：“哪儿的人哪？哪个学校毕业呀？”对于第一问，我自然是有把握的；第二问，可把我问住了，我没有注意文凭上写的是哪个学校。急忙掏出文凭来，我临时参考了一下，这使我的耳朵都发起烧来。接过文凭，他看了看，笑着问我：“这个学校在哪里？”又把我问住了！我对北平的地名还是那么生疏，临时去想就觉得更少了，仿佛北平的街道都没有名似的。我不能说它是在前门车站，虽然这个地名最先由心中浮上来。心中一难过，我的傻劲上来了，告诉他：“这文凭是买来的。”说完，我预备把文凭接过来，到别处去投考，反正此地有的是大学。即使大学不这么方便，反正诚实是个美德，我想。可是，他的态度感动得我几乎落了泪，他还是笑着说：“也成！”我赶紧掏出报名费，惟恐他再反悔了。都是新的现洋，他逐一的敲了敲，收起来。然后他让我填表，考那一系。我并不知道要考那一系。他看我迟疑不定，可就又笑了：“国文系没有算学！”说也奇怪，他怎么知道我怕算学呢？好吧，我就填上了国文系，心中很高兴。世上的事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难，我所以高兴；但是假若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呢？我不敢细想。

考试了三天，我出了不少的汗。国文卷子我自信作得不坏。历史也将就，虽然有一问是“魏蜀吴的大势”，我抄了不少《三国志演义》。地理交了白卷：江浙的地形如何？山东有何重要的山川？……我没到过，怎能知道呢？再说，即使我生在江或浙，恐怕也不见得工夫去看地形吧？至于山东的山川，我又不是王老师，管山东的闲事干吗？交了白卷，题目气人！

大前天发了榜，我的名次列得很高，我有点后悔，假如我把您告诉我的那些，什么泰山咧，青岛咧，烟台苹果咧……都写在地理卷子上，还许考第一名呢！

这几天我买了不少的书，没事就翻几页看看。买书的快乐，我以为，就在于“买”，因为买回来不见得能读，更不见得有一读的



价值。把钱换了书，夹在胳膊里，是个无上的快乐，好像把古人或当代名家擒下马来。带回自己的屋中，随便愿意怎么收拾他们都可以。

不大爱西单牌楼，书少，书少的地方应当清静，好使人有机会思索一切。“西单”老是那么乱，气味声音颜色使人要浮起来，不能自主！东安市场比较好一些，虽然也乱，可是有不少的书，我可以关上耳朵，把精神集中到眼睛上，看我的书，琉璃厂更好，可是不常去；我不敢动那些比钞票还贵的老书页，怕给扯碎。老书使人的手不敢使劲；使人脸上的血往下降，因为书纸是那些惨白或焦黄；使人的眼睛懒惰——字那么大，用不着打起精神去看。还有呢，老书使我觉得惆怅，徘徊，忘了前进；老时代的智慧仿佛阻止住我自己的思想。琉璃厂像个巨大的古墓，有些鬼气；晚间就更不敢由那儿走了。这也许有点理，也许完全是想象，我不敢说一定了。

您嘱咐我花钱要小心些，我还牢切的记着。可是这个月大概没法不花过了数。投考与入学交费自然是在预算中，等开学后我定有一笔清账寄给您看。现在的几项特别开支，趁着我还没忘，告诉您一声：我作了两身洋服，买了一顶草帽，与一双皮鞋。我原有的那身“什样杂耍”本还能将就；北平这个地方，我看出来，没人对穿着特别讲究的注意，也没人对穿得不好的留神；这是个“大”地方，人们的眼睛好似更有涵蓄，我所以必作新衣者，因脱了那身十样锦，便没的替换。假若我把裤子洗了，就得等着它干了才能出门，时间耗费的未免太多。自然穿着湿裤上街去走，也可以把它吹干的；可是这样总有点像裤子管束着人，而非人管束着裤子。所以决定去裁了两身新的。一身白帆布的，一身鸳鸯哗叽的。所谓鸳鸯哗叽者，是近看发绿，远看又有些紫闪，恍惚迷离，若隐若显，倒也有个意思。两身都不贵，布的十元，哗叽的二十五元。对于草帽，我有了经验，不敢再买硬胎的。这次买的是山东草辫的，高顶软沿，才一块二毛钱，而风格颇富丽。皮鞋八元半，我想一定可以穿三年，因为我走路不很快，不大费鞋。

除了这点较大的开支，我的钱差不多都花在书籍上；这个，就是花多了些，我想您也能原谅我吧？

呕，几乎忘了一笔不小的支出！现在我写这封信用的是真正



“派克”笔，十五元半；还有四十多块一枝的呢，没敢买。这十五元半的笔已够好使的了，我很怕把它丢了；假如写完此信而把它丢失了，这封信的字就值半分钱一个！我得好好的去学英文或法文，不然简直对不起这枝笔！

似乎还有许多的事该写，可是这已够长的了。再说我还得给虎爷写几句呢，好使他放心。附奉投考时所照像片一张，照得很坏，可是愿意请您看看，以便永远想念着您的

亲爱的学生牛天赐。

（这是由一本翻译的小说中学来的笔法，用“派克”笔写信也许应当带点洋味吧？希望您不至为这个生气！）



牛天赐致虎爷函



虎爷：

咱们哥儿俩老没见了，很想你。可是，凭良心说，我也有时候没想你。怎么办呢？因为我是到了北平。北平，哼，就是跟你说十天也说不完。这儿的的一个市场就比咱们的城还大，一点也不瞎吹！初来乍到，我觉得事事处处有趣，所以有时候就忘了你。自然，到我以为该想你的时候，还是想你的。我希望你也别忘了我，就是跟虎太太打架的时候，也想着我而少打她两拳。

我现在已穿上真正合身的洋服，与响得幽雅的皮鞋，设若你看见我，恐怕你也得佩服我的英俊。我住的是公寓，公寓里都是有学问的大学学生。我也考上了大学，秋后开学我就可以学洋文了，也许将来一高兴给你寄封洋信，教你莫名其妙。现在未开学，我利用这个机会到处去逛，连金銮殿也看了，你信不信？我没法把逛过的地方都告诉你，有人要问，你就说他逛过皇宫，大概也就够了。不过，你若想证明一些历史，不论是永庆升平上的，还是施公案上的，自要关乎北平的，我都愿意细细写给你。

王老师已离开北平，他说将来再到云城还要看你们去。

纪妈在哪儿呢？请别忘了她，能帮忙给她找个事作才好。

虎太太若是生了小老虎，请告诉我一声。到八月节，我想应该给你们寄点礼物去，请时常来信提醒我，万一忘记了怪不合适。

给算卦先生一毛钱，寄封回信。我的住址在信封上写着呢。回信写清楚你干什么呢；设若你不告诉我，我可也就不告诉你了！祝你们平安！

牛天赐 启

马大成致储贯一函



贯一：

你不是老抱怨没有新鲜事听见吗？今天可有了新鲜事儿的了。还没起床，我就听说公寓里的五个闲房全住满了人。郭掌柜在我的对面柜房里一劲儿嚷嚷：“这不是五个闲房全有了人吗！小三儿就该耍叉啦，你让他往东，他偏往西；让他麻力点干活儿，他倒反没影儿啦。跟今年春天一样，跟今年春天一样。”他的哑嗓虽比平时更显着哑，我也不能再睡了。起来先奔里院上了趟茅房；果然，茅房旁边的小屋里也住了一个又白又胖的长头发的南方人。回到外院，从窗外望了望我左隔壁的房，里边也有了人。右隔壁只放着一个三尺来长的瘦小铺盖卷儿，似乎还没有人住；因为住公寓的人至不济也得有个柳条包，那怕是空的，和一两网篮的破纸烂书；我马上断定掌柜的是有点吹牛：至少这间房是还空着呢，那个铺盖卷多半是伙计或厨子的：那么瘦小，外面包着的线毯那么脏，也像是厨子的。可是我回头一看，柜房里比平日多了个人，正中间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端端正正坐着内掌柜的，抽着烟卷，笑咪咪，圆脸上白粉比上半年似乎还厚着一个铜子。我不能不承认公寓里是真的没有一间闲房了。本着我三个学期的经验，我知道内掌柜的不等公寓住满了客是不会觉得有来公寓帮几天忙的必要的。虽然，天知道，她的帮忙是只限于端坐柜房里抽烟卷喝浓茶，但是掌柜的干活就透着有劲，算盘也打的更精，给客人吃的木樨肉本有五条肉丝，就会变成了三条。我们乡里的二大爷哪儿做买卖不是都带着二大娘吗！就为的是这种精神上的帮助。

但是这小铺盖卷儿能有什么样的主人呢？这样不堂皇的铺盖卷

儿能有体面的主人吗？公寓里上半年已丢过两次东西了。以后这类事恐怕不会少了。我少吃了一碗粥，心里只是盘算配把弹簧锁的事。我心急，你知道；我放下筷就预备上柜房托掌柜的找木匠；那知抬头隔着玻璃窗一望，柜房里只剩下内掌柜的，喷着烟必恭必敬的坐着，仿佛云端里的菩萨。先去买锁吧，我拿定了主意。

拿起帽子，我刚要推门这么个工夫，小三儿从二门外喊着进来了：“掌柜！掌柜！北屋二号牛先生来了，王掌柜的陪着来。”

北屋二号！不就是我的右隔壁吗？不就是有小铺盖卷儿那屋吗？有多巧！三号住着“马”，二号就会来个“牛”！

我赌气不走了。我倒要看看这牛是怎样一匹牛。我隔着玻璃窗一望。院子里站着一位大圆眼睛，黑胡子，高身量老头儿；光着秃头在太阳底下照着，闪闪的发光；一手拿着一把足够一尺二长的油纸折扇，一手提着一串大大小小的纸包，蓝串绸大褂也就刚过膝，两只大脚蹬着一双地盖天的青缎子皂鞋。一口一声的直嚷：“姜柜哪去啦？哪去啦？先把门开开。”

旁边站着一位少爷，不用说，就是牛先生。好样子！我一看差点儿没乐出来。两只胳膊捧着一座山，一座方的圆的扁的长的红的黄的各色各样的包儿盒儿堆成的山。山尖儿上爬着个脑袋，不，爬着半瓣瓢儿。脸什么样？看不见，全埋在纸包堆里了。他用前脑勺扣着山顶上的一个红纸包，大概是怕它掉下来；两只又黑又瘦的手从底下钓着山脚下的一个大扁盒子，一个手指头上还挂着一个墨水瓶。背往前伛偻着，全身都用着力，两只扁脚的尖儿都往上翻着。再有三分钟不开门，这座山就能爆裂而塌在院里。小三儿见死不救，只从地下拾起了一只平顶硬胎的旧草帽，大概是牛爷的。不过看了牛爷这颗头，可又仿佛不该是他的。然而也不能是老头儿的，大秃头上真要扣上这顶小扁帽，就成了橘子上顶橄榄了。牛爷是学生，只能是他的，虽然脑后足可以塞上两个大鸭蛋。

从大门经过门道，越过二门到我住的院子，也有五六十步，并且大门口有三级台阶，从门道到小院还有往下的三级台阶，这座立着不动都要倒的山怎么移进来的？这使我惊奇而纳闷。更令人不解的是小三，老头儿，两个洋车夫何以不帮着拿点而把所有的东西全堆在牛爷的两条胳膊上？车夫手里提着一个新买的柳条包呢，可让

